



春茶之念

安徽庐江 李永龙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这是唐代诗人钱起所作的《与赵莒茶宴》诗，诗中将主人以茶代酒的热情和宾主喝出如痴如醉的雅致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啊，对于具有悠久茶文化的中国人来说，闲暇时约三两知己，泡一壶香茗，对坐而品，“心超诸境外，兴在一杯中”，从而少了一分酒的狂放，多了一番茶的恬静，这何尝不是一种高雅而又有内涵的享受呢？

说到茶，在安徽人的心目中自然是黄山毛峰和猴魁等等。其实，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下，庐江茶与之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庐江不仅盛产茶叶，追溯中华茶文化的渊源，还有几分朴素清雅的庐江茶在泛黄的书页中隐隐飘香呢！唐代茶学家陆羽在《茶经·七之事》中引用我国古代最早药学家桐君所著的《采药录》云：“西阳、武昌、庐江、晋陵好茗，皆东人作清茗。茗有饴，饮之宜人。”而所谓喝茶，喝的是用水泡出来的茶汁。明人张大复“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的精典之论就告诉我们，好茶还需要有好水。而庐江不仅产好茗，也出好水。唐人张又新《煎茶水记》根据陆羽所品二十水中，列“庐州龙池山岭水第十”。这龙池山，即《大清一统志》所载的“搆山，在庐江县西三十五里。上有龙池，一名龙池山”。以此算来，庐江的茶文化传承起码已延续了一千二百多年。

论庐江好茗，当数邑西兰花茶为上品。所谓兰花茶，即采茶时节正值山中兰花盛开，茶叶吸附兰花香味而得名。但作为庐江人，庐江西部的汤池、柯坦等乡镇我都去过多次，却从没有机会进山溜达；平日里，我们喝的多是家乡特产茶，其中兰花茶也喝过不少，却没尝过用龙池水泡的茶是何味。大疫之后，一时兴起，像被钱锺书嘲笑的那样，吃了鸡蛋还老想着要“认识下蛋的母鸡”。应龙池山下好友之邀，带着几分好奇，借着明媚的春光，我首次步入这茶与水邂逅于一方的悠然秘境。令人久久难忘的是，好友特地用龙池山水泡上一壶刚做好的兰花茶，让我们在飘飘欲仙、尽享茶趣之余，更充分感受了春之气息，领略了春之魅力，久久沉浸于春的滋味中！

庐江西依大别山，境内峰峦叠嶂，连绵不绝，整个山区终年云雾缭绕，常见团团飞涌的游云，像一片片无处不渗透的白纱，时而横跨峰际，时而笼罩山谷，姿态万千。由于山势起伏较大，日照偏少，故而空气湿润且清新，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山坡上阶梯式茶园相接于朦胧之间，烟雨幽径，彩绘出一幅幅撩人的仙境，让这几近原生态的世外桃源，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山野气息，又不失人工妆点后别具一格的高雅风情。生长在这里漫山遍野的茶树，经松软潮湿土壤的长期孕育和温柔的春风吹拂，便恣意地展露新芽绿叶，将整个春意浓缩其中；在缭

绕云雾的柔情呵护下，嫩叶尽情地释放馨香秀色，伴着兰花挥发出年轻活泼的淡淡香息，在空气中悠悠飘荡。置身其中，顿生温馨浪漫、恬静闲适、超凡脱俗之感！清乾隆进士陈大化之孙、道光中擢临海知县的陈克钰曾作诗赞曰：“路转西山闲坐望，连云峰际碧烟浮。”正是这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原生态环境，才延续了这里悠久的产茶历史并造就了优越的茶叶品质。

龙池山坐落于这片崇山峻岭的南端，海拔498米。这里山高林密，空气清新，进入山区的人们已经大胆地摘下口罩，任呼吸自然圆润毫不刻意求之。路边的野花带着几分恣意任性绽放，为大地挥洒出一片斑斓色彩，既养眼又滋养灵魂；漫山春色令人回味唐诗与宋词的意境，在万紫千红里纵情想象生命中所有的华美。行至最高点，视角变成俯瞰。山下的水库，在微风的吹拂下，清波轻漾，水纹叠起，以致远山的倒影有些褶皱；山间茂密的丛林与层层叠叠的茶园相映成趣，美不胜收，每一步都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茶园里，茶树绿得有些霸气，它们正饱吸日月之精华、蓄足山水之灵气，准备以最佳成品馈赠予人类；刚苏醒的蝴蝶穿梭于茶树与采茶人之间，在春风的旋律里翩翩起舞，仿佛为即将到来的丰收而欢欣。山顶有龙池，系天然形成，水涨不溢，久旱不涸。因池水由自然降水和地下泉水相融合，清澈见底，质量上乘，用其冲泡兰花茶，碧液中顿透阵阵幽香，随着袅袅上升的热气，闭眼闻一下，一股馨香慢慢从鼻孔沁入心田，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朴实感便油然而生；张嘴呷一口，舌尖的苦涩在隐隐甘甜中一掠而过，取而代之的是四肢百骸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与快慰，令人顿生难以割舍之情！

明代邑人王如纶在他的诗中写道：“煮得新茶烧笋熟，薜萝花外大苏来。”能够引得苏东坡这样的大腕闻着茶香笋味而来，得感谢大自然对庐江这块神奇土地的恩赐，让其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优势！喝茶，在爱茶人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懂茶的人，喝的是真心，因而讲究观其形，闻其香，赏其舞，品其味，悟其意，得其韵。然而，在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华茶文化面前，回想自己平时喝茶的习惯，充其量只不过是梁实秋笔下的“牛饮茶汤”之“下焉者”，何谈“品茶”二字？

但心中对春茶的
那份执念，却是久
久不能抹去！



落雨在江南

安徽宣城 石岫

在江南你得习惯听雨落的声音，那是似乎是一种呼唤，也是一份倾诉，在敲打窗棂的细碎中，在滴落青瓦的韵律里，在穿林打叶的尘缘下，江南就在雨中。雨装扮的江南朦胧而窈窕，柔美而高贵，似一层薄纱般轻灵而又严丝合缝地笼罩着一份等待你发现的意境，这意境轮回于四季，幻化于阴阳，读得懂是逍遥，读不懂是糊涂。

四季的轮回在滚滚春雷中开始，又在润物细无声中到来，雨给了大地厚积薄发的滋养，万物苏醒，一股江南特有的气息萌生在露珠打湿的笋尖儿上，青瓦白墙角落里的青苔上。茶香，墨香还是竹林里泥土的芬芳，哪一种才是雨中江南的味道？我也说不清。

雨洒落在梅子成熟的季节，把一份恢弘磅礴的飘泼从天际洒向了人间，如狼毫挥洒在云起月落，宣纸铺垫在竹林山舍，烟雨飘洒，苍茫隐没于书馆祠堂，一阵风雨一阵晴后，留下的不过是一道天青色的淡雅韵味。云开雾散，又是一季曲径风荷。

细碎的雨滴如脚步声般轻盈前行，江南在追寻淡如水的孤傲，而雨在桂花落处扮成君子，连绵中深藏

着静谧，耳畔响起打落在青瓦上的淅沥沥，滴落在水塘中的清凌凌，凄冷风中，雨的滴落就是一段杂乱无章的空灵声。是幻是醒，看风起花残，听鹿呦鸟鸣，只在秋风过处，烟云散尽，梦终归还是梦。

梦醒与沉醉不过浮沉之间，江南的山水也只在烟雨的那一边，看得见的素颜，摸不着的朦胧里谁会管他哪里有龙还是有仙。寒风凄厉中雨的脚步越来越轻，化成了雾，化作了霜，直至化为了雪，听不到落下的声音，寂静过后一矗梅花傲然立在枝头等待着雨的浸染和下一段轮回的涅槃。

四季的尽头是一场雨，而雨的尽头则又是一场春雷炸响的轮回。

春天的高铁

安徽桐城 胡文燕

阳春三月，风光旖旎，我踏上开往北京的高铁。高铁一路北上，过了济南站，明显感觉到南北温度的差异，抵达北京南站正是晌午。一下车，明显感觉到安检处人流量大幅度增加。出站，隔几个路口，会有交通警察核查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信息。入住酒店在西城区的宣武门内大街，离天安门、故宫、前门、大栅栏约十几分钟车程。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而言，在这里的第一感觉就是方言上的差异，“你们是南方人吧？”司机浓浓的北方口音听起来别有韵味。

如果说合肥是一位奋力赶超的九零后小生，那么北京则是一位从容淡定的七零后大咖，优雅、得体、内敛、庄严。入目四处，独具特色的北京老胡同，层出不穷，别具一格，小喇叭胡同，未英胡同，大方胡同，抄手胡同。胡同窄窄的，不急不缓地伸展着，如同一位走过多年沧桑的老人，静静地目视着前方。

北京的二环内看不到电动共享单车，蹬着人力单车，两人并行，穿梭在深深浅浅的胡同巷口，倏忽间，仿佛这京城的喧嚣嘈杂被胡同隔离，心瞬间也静了下来。脚下，一块石板诉说着一段历史，一条胡同蕴含着一段典故。车轮附着地面的石板颠簸起伏，思绪跟着单车的铃声一起飘荡。胡同两边的四合院保留着原址原貌，大部分砖木结构，精巧雅致，青砖灰瓦，红漆大门，整体色调为灰青色，造型古朴。一条胡同，一股烟火，烙下了几千年的民俗风情印记。

胡同里相隔不远就能看见一个公共卫生间，大部分居民应该是外地人，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行色匆匆，脚步声、关门声、寒暄声，一幅流动的生活全景图在胡同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演。

一路骑行，途经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映入眼帘的黛瓦红墙，严肃、庄严、壮丽、雄伟，让人心生敬重，似乎唯有这种明黄朱红、雕梁画栋的古朴典雅建筑，才是这座城的特色标志。途中，没有燥人的鸣笛声，没有急促的吆喝声，暮色笼罩中的故宫博物院，橘黄的路灯与明黄的琉璃瓦件相互交映，柔和而又不失明艳，屋顶上的吉祥瑞兽，沉稳肃静，犹如这座城市的夜行者，引领着行人感受这座三千多年古城的魅力风采。

如果说夜晚的京城深邃辽阔，那么清晨的公园则愈发沉静娴雅。天坛公园位于北京东城区，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为明、清两代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是世界上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园内的回音壁、祈年殿尤为盛名，更让人惊叹不已的是园内形态各异、直耸云端的百年古树，树干间生出的特色“胎记”，有的如同紧握的拳头，骨节分明，大小不同，错落有致；有的如同跳跃的猕猴，憨态可掬，形态各异，层次分明。万物皆有灵，它们穿越几百年的时空，历经明、清等朝代风霜雪雨的洗礼，依然身姿挺拔，无畏无惧，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国风范？几只灰色的影子在我眼前掠过，在林间腾挪跳跃，我怕惊扰了它们，用手机镜头放大远看，竟然是松鼠！它们从枝桠跳到草地，从栅栏跃到休憩椅，欢快的节奏，就像春游的孩童，用一双充满好奇、兴奋的眸子打量着行人。在这里，人和动物的和谐共处，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夜晚到清晨，穿过北京的城墙胡同，捕捉街头巷尾的古今元素，从蓟城到大都，从北平到京兆，探索这座沉淀了三千年的古都文化底蕴，挖掘特有的人文情怀，何尝不是这个季节丰硕的收获。